

## 詠台灣天主教（並解說）

古偉瀛<sup>1</sup>

傳教楷模道明會，一六二六到北台，  
一腳踏三貂角，再從基隆到淡水，【解說1】  
十六年後荷人佔，領洗前後約四千，【解說2】  
颱風海盜加謀殺，教士魂斷他鄉路。【解說3】  
一八五九再入台，打狗海邊戲獅甲，  
官民逼害福傳艱，郭公十年一馬先，【解說4】  
前金萬金到台南，迷信謠言最困難，【解說5】  
傳教不易福佬人，平埔對抗客家人，【解說6】  
耕地蓋屋教堂旁，萬金漸成教友莊，【解說7】  
三十六載忙早晚，由南到北有據點。【解說8】  
羅厝沙崙再斗六，雲嘉中心他里霧，【解說9】  
壯志凌雲更往北，一八八七和尚洲，  
大稻埕裏道理廳，台北已是傳教區，【解說10】  
當時對手長老會，還有民間迎神會，  
新教辦學開醫院，我教全靠身言教，【解說11】  
日本佔領台灣時，教友約有三千眾。【解說12】  
一八九五日人至，前後數年不平靜，  
漢奸日奸標籤貼，教堂被劫教友散，【解說13】  
殖民政府鐵腕施，秩序恢復糾紛止，

<sup>1</sup> 本文作者：古偉瀛，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教會進入安定期，一九一三設監牧，【解說 14】  
靜修女中也成立，佈道大會開下去，【解說 15】  
唱歌講道西樂奏，外人也將台語颯，  
顏錢眼盲心不盲，揭穿算命的荒唐。【解說 16】

發展雖慢但穩定，聖召開始出本地，  
羅厝出身涂敏正，先到台南再廈門，【解說 17】  
一九三六把鐸晉，返台首祭全島慶，【解說 18】  
日本軍國陷爛泥，教會神父被嫌疑，【解說 19】  
里脇奉命來管理，四年內外苦維持，  
臨行將職交涂鐸，台灣教會漸成型。【解說 20】

國共內戰政府遷，全島教友一萬多，【解說 21】  
中共建政大陸日，教士被迫離開時，  
蜂擁而上美麗島，神父修女真不少，【解說 22】  
傳教熱心人數多，福利救濟虎添翼，  
教友每年多一成，一九六八三十萬。【解說 23】

此後不增人反減，教勢維持這模樣，【解說 24】  
時代變遷物質化，只好重質不重量，  
生活小康忘艱苦，遷居城市成失聯，【解說 25】  
外在環境誘惑多，今日教友剩十萬？

慈善公益不落後，教務進展卻緩步，【解說 26】  
回顧歷史數百年，前人開拓真辛苦，【解說 27】  
基礎奠定本已固，展望未來有何步？【解說 28】  
如何為光又為鹽，庶幾無愧諸先賢，【解說 29】  
伏求天主啓民心，早日接納主福音，  
成己愛人又敬主，心靈平安真有福！【解說 30】

### 【解說 1】

傳教楷模道明會，一六二六到北台，  
一腳踏三貂角，再從基隆到淡水，

道明會於 1587 年在菲律賓馬尼拉設立玫瑰省，做為在亞洲傳播天主教的重要據點。1624 年，菲國道明會派馬地內士（Bartolomeus Martinez）到台，但為風吹至廈門。次年再至，基隆登陸，調查後返菲報告任總督的 Fernando de Silva。他次年又派了 12 條舢舨、3 艘西班牙遠征軍大帆船隊來台，共有五神父及一輔理修士，除馬地內士外，還有莫拉（Francisco Mola）、莫萊爾（Jeronimo Morel）、愛古達（Juan Elgueta）及日本人西六左衛門等共五位。1626 年 2 月 8 日出發，5 月 4 日登陸貢寮（西人稱三貂角，即是西班牙軍隊登陸時，以其主保使徒 Santiago 命名，後來島名按諧音，稱做「三貂角」），從該地北上先至大雞籠嶼，建造聖救主城（西語 San Salvador，日人稱社寮島，今稱和平島），5 月 12 日上陸定居，不久即築一小聖堂，奉獻於「諸聖」，即全體聖人（Todos los Santos）。首先以基隆附近為起點，逐漸擴展至淡水、台北平原，並延伸到宜蘭一帶。

1630 年愛斯基委神父（Jacint Esquivel）來台，對台灣天主教傳播貢獻卓著。其最大功績為勸使大巴利社（Tapari）與咖萊利社（Quimauri）由互鬥而重歸於好，兩村人民為同教信徒。又以潤內教堂被颶風吹倒之木料，移在大巴利村建教堂，奉「山羨茅知實踏」（S. Juan Bautista）為主保，並賴葡萄牙輔理修士維亞納（Antonio de Viana）之助，在咖萊利村亦造一教堂，奉「山須習」（S. Jose）為主保。1632 年愛神父在距淡水聖多明我城一西里之地，勸化一村，名為塞納（Senar），並造一教堂，奉「玫瑰聖母」

(Nuestra Senora del Rosario) 爲主保。在落成當天舉行玫瑰聖母像遊行，既而祝聖聖堂及彌撒聖祭，群眾將聖堂擠得水泄不通<sup>2</sup>。

### 【解說 2】

十六年後荷人佔，領洗前後約四千，

1642 年 8 月，荷蘭熱蘭遮城守將寫信給淡水守將，要其離城，未允。8 月 3 日，荷蘭人從南部北上，淡水失守。24 日入基隆，Alenda 被殺，教堂被毀，其他所有道明會士及教堂全毀，教士被捉，後送至巴達維亞，此時教友約有 4000 人。荷人並不明顯迫害宗教，除了殺 Alenda 外，但教友仍逐漸凋零。

荷軍佔領北部後，將 Jeodoro Quiros、Juan de los Angeles、Pedro Ruis、Basilio Cervantes、Annador Acuna 等五位西國神父及輔理修士 Onofre 捕獲後，與已在台南監獄之 Pedero de Chaves，一同送至安平。11 月間送達巴達維亞。一個月後，以無罪宣告釋放，1643 年下旬返歸菲律賓<sup>3</sup>。

### 【解說 3】

颱風海盜加謀殺，教士魂斷他鄉路。

1626 年來台的馬地內士神父，於 1627 年荷蘭人北上進攻時，爲鼓舞士氣，8 月 1 日率教士八人同乘小舟，向雞籠航行，不幸爲浪覆，救起五人，而馬地內士及其他二人罹難。

1633 年愛斯基委與另一神父賃舟同往日本，船主竟將二神

<sup>2</sup>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學生書局，1994），208~211 頁。

<sup>3</sup> 方豪，前引書，220~221 頁。

父殺害，棄其屍於海濱，割其耳鼻獻於日本長崎代官處，以邀賞金。

1633年1月，伐愛士神父（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成爲台灣天主教史上第一位殉教者，且已被教會宣布爲「可敬者」（Venerabilis）。散那社與北投社兩族不和，經伐愛士苦勸，業已和解，且在兩地傳教，由於其性情溫良，頗受尊敬，於是相安無事。不意崇禎六年一月27日，散那人對伐愛士神父往別處傳教，懷有殺意，乃煽動一曾被西班牙人處刑，名爲批拉（Pila）的人所殺（恨神父去北投傳教等事），在步行中，突以鎗刺其腹部，並砍其右臂及首級，而後逃山中，其同族亦恐西國駐軍加以懲處，亦紛紛避入北投及士林山中。其殉難處，似在關渡附近<sup>4</sup>。

#### 【解說4】

一八五九再入台，打狗海邊戲獅甲，  
官民逼害福傳艱，郭公十年一馬先，

1858年中國與英法訂立天津條約，開放通商口岸傳教。菲律賓賓道明會會長在馬尼拉奉教廷之命開會，討論對台傳教事宜，決定派遣郭德剛偕柳道來（Joseph Dutoras）兩位神父前來台灣傳教。這兩位神父於1859年1月25日由馬尼拉出發，先抵廈門，由於柳神父不諳華語，留在廈門，改由洪保祿（Angel Bofurull）代替他前來。5月10日由廈門出發，陪同來的傳道員有蔡尙、楊篤、嚴超，及教友李步壘夫婦，18日下午四時安抵打狗。

<sup>4</sup> 方豪，前引書，211、213頁。

這批人到達後，即遭到相當不友善的待遇。兩位傳教士先到當時鳳山縣衙門去見官員，但受到羞辱，後經一個在台的鴉片商人強硬地以手槍支援，才被釋放。但是兩位神父中的其中一位洪保祿，心有餘悸，無法再留在台灣，決定返回廈門，6月7日動身，在台灣只不過三星期的時間<sup>5</sup>。郭神父入台兩年後，才有其他傳教士的支援。

在1859~1868年，十年之間先後遭遇許多困難。1869年郭德剛神父榮調香港道明會會長，結束十年在台臺路藍縷的工作。

### 【解說 5】

前金萬金到台南，迷信謠言最困難，

有關謠言的記載，是在1865年10月4日良方濟神父的報導<sup>6</sup>：

「兩個月以前，在臺南的基督教牧師被一個患腿疾的漢人請到家裏去。這位牧師也是個醫生，他發現那人的腿已生蛆萎縮，就想動手術切除它。但是被病人的親友阻止了，他們宣稱醫生想要用那條腿製造鴉片。

因此事件，使我們的困難更趨複雜，現在很多本地人認為傳教士來臺灣，並不是像我們自己說的是來傳揚福音，而是來殺人並製造鴉片。當然，這是很可笑的，但是無知的本地人卻信以為真。」

值得注意的是，以「鴉片」作為謠言的內容很有象徵意義。

---

<sup>5</sup> Pablo Fernandez 編，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臺北：光啓，1991）。

<sup>6</sup> 同上，60頁。

以往我們聽到的，多是採生折割、取睛煉銀之類的，如今在台灣卻是以此具有暴利，且作為英國侵略工具的物品來造謠。當然，其他的謠言有井中下毒，或是跟前來調查的人類學家合謀佔領台灣，以及挖取死人心肝等等<sup>7</sup>。

### 【解說 6】

傳教不易福佬人，平埔對抗客家人，

除了天災，傳教士們遇到的困難是傳教對象——中國人。西人認為中國人「仍表示不喜歡我們，對我們不理不睬，甚至輕視我們，多次以粗野的字眼，如豬或狗來稱呼我，侮辱我。但是，在一切凌辱中，最令我傷心的是，他們說傳教士只是到這裡說故事而已」<sup>8</sup>。也就是說，這些傳教士對外在環境的打擊雖有點恐懼，但最大的失望卻是中國人的心態、對天主教的冷漠，甚至將天主教義看成是虛構的<sup>9</sup>。

當時對萬金教會敵意最深的，是當地的客家人，他們的祖先自廣東省北部移民來台灣後，成為直接跟原住民接觸的人，特別是當時的平埔族。也由於漢文化較原住民文化高，平埔族也成為受迫害的對象。而今教會勢力進入平埔族部落，客家人自然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而成了教會的主要敵人。

<sup>7</sup> 大國督著，《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陳嘉陸譯，《天主教來臺傳教壹百年簡史》（高雄：天主教高雄教區出版，1960），33 及 38 頁〈挖取死人心肝〉；37 頁〈井中下毒〉；35 頁〈外國謀攻臺灣之陰謀〉。

<sup>8</sup> 同上註，48~49 頁。

<sup>9</sup> Fernandez, *op. cit.* p. 48。

【解說 7】

耕地蓋屋教堂旁，萬金漸成教友莊，

當時對漢人福傳不易，乃前往平埔蕃之萬金庄，然而該地又與客家人衝突。客家人相信風水，又欲與原住民爭地，常起衝突，萬金之住民歡迎道明教士去傳教，一方面是較容易接受宗教信仰，一方面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傳教士協助萬金原住民開墾，並組織起來，互相支援。

由於在萬金受到平埔族原住民的友善對待，傳教士將資源使用在此地，可以說前金萬金各一半，也因此可以看到當時這兩個地區都有教會土地讓教友及非教友耕種，並免費讓教友將房屋蓋在教堂四週的情形。這當然一方面是爲了爭取更多信衆並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是使教堂能受到信衆的保護<sup>10</sup>。

【解說 8】

三十六載忙早晚，由南到北有據點。

從 1859 到 1895 年日本治台前爲止，可說是奠定台灣今日天主教基礎的最重要階段，也是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的重要傳教工作的項目。1859~1868 年爲草創階段，主要據點在台灣南部前金、萬金、台南；1869~1886 在新會長楊真崇的推動下，中部陸續開教；1887~1895 年重回北部，也繼續在中南部傳教。爲今日台灣天主教做了紮根的工作。

---

<sup>10</sup> 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23 頁。



## 【解說 9】

羅厝沙崙再斗六，雲嘉中心他里霧，

一位羅厝莊（今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的居民涂心<sup>11</sup>常往南部經商，在高雄聽了神父講述天主教義後很感興趣，遂與鄰近的親友，如後壁厝的劉江、崙頭黃迴枝、新厝的劉鎮等與莊中有名人士商量後，於 1875 年春季到高雄要求教會派人來羅厝莊開教。是年 5 月楊真崇會長就派原駐老埤的本堂神父吳萬福（Vicente Gomar），率領傳教員林水龍到羅厝莊。

1876 年在沙崙仔（今嘉義縣大林鎮中坑）租一民屋，改建為臨時教堂，派遣羅厝的王靈牧（Jose Nebot）神父及一位傳教員駐在此地。自從沙崙仔成為羅厝及台南間的中途站後，王靈牧及韓若望神父也常到其附近四處傳教。1882 年，傳教至斗六，在該地設一道理廳，附近石龜溪不少人信教，乃建一臨時聖堂，而雲林之西螺也建一道理廳<sup>12</sup>。1892 年高恆德神父也抵達他里霧（斗南）傳教，先設立傳道所，得到若干信眾之後，建起臨時聖堂及神父宿舍，但在日本治台戰事時，毀於兵火<sup>13</sup>。

在當時斗六、雲林、田中、羅厝的教友常與南部高雄、台南的教友聯姻通婚，以維持教友家庭的信仰，並配合教會當時教友通婚的規定。

---

<sup>11</sup> 涂心即是日後成為台灣島上第一位本地的神父涂敏正的祖父。涂神父的一些事蹟，請參見施麗蘭，〈涂敏正神父與里脇淺次郎教區長〉，《鐸聲》第 362 期（1997/01），55~60 頁。

<sup>12</sup> 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臺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133~4 頁。

<sup>13</sup> 陳嘉陸，前引書，61 頁。

【解說 10】

壯志凌雲更往北，一八八七和尚洲，  
大稻埕裏道理廳，台北已是傳教區，

應教友之邀請，何神父在 1886 年 6 月下旬親自前往和尚洲（即今日之蘆洲，為古時從南部上到台北一進來時的門戶）考察。他在當地停留五天，所見所聞相當滿意。在他的印象中，認為北部人求道熱忱高，是一有希望的傳教沃土。

區會長良方濟神父充分考量後，決定了向北部傳教的計劃。乃於 1887 年 3 月 7 日派何神父再往北部，與傳教員陳沛然及兩名教友同行，經 12 日方抵該處，乃以每年 100 元的房租，向李頭租了一間道理廳，有一位基督教徒跟何神父在一起，協助當地的傳教<sup>14</sup>。同時何神父也往大稻埕，以類似召開佈道大會的方式傳教。1888 年，何安慈神父也在台北城「太平境」之一角落租一屋作為道理廳，在該處傳教約一年之久；同時也四處尋找適合傳教蓋堂的土地，最後在大稻埕新店尾（今日圓環附近），花了 1000 元買一片地，開了一間道理廳。1889 年以 3000 元建了一座兩樓的屋宇，寬 15 尺，深 50 尺，樓上為神父住宅，樓下充作教堂，一直使用到 1905 年。

【解說 11】

當時對手長老會，還有民間迎神會，  
新教辦學開醫院，我教全靠身言教，

1865 年蘇格蘭長老會來台傳教，後來北部有加拿大長老

<sup>14</sup> 黃德寬，前引書，24-5 頁；江傳德，前引書，140 頁。

會，他們派來醫生及教師，在台灣從事除了傳教外，並進行醫療及教育的工作，效果明顯而宏大。天主教的傳教士苦於人力及財力之缺乏，一直無法與長老會在這方面相匹敵。在社會事業上，與基督教積極行醫並創立學校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最初也有意思要成立一些小學，幫助兒童識字，但其目的是要從小孩子促使父母接近教會。1867年李嘉祿神父就想在溝仔墘設一所小學堂：

「……起初來的人很多，而且都有興趣聽我們講道理。這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想成立一座學校，幫助小孩學習讀書寫字。我們相信這些小孩是很好的媒介，能促使他們的父母認識教會。<sup>15</sup>」

1872年良方濟神父在萬金，也「正考慮設立學校，使教友和非教友都能接受教育……」<sup>16</sup>。可見在台灣天主教也考慮過設學校的計劃，並非只從事慈善事業。所設立的社會事業為孤兒院，先是在台南辦，1868年動亂後，南移高雄，彰化羅厝後來在1875年也辦有孤兒院<sup>17</sup>。

當時的迎神賽會乃最大傳教糾紛之來源，因為教友不出錢贊助，且常在拜拜事上發生衝突。例如稍晚的1901年《臺灣日日新報》記載<sup>18</sup>：

「大稻埕以迎神逐疫之故，於昨夕路經天主教堂，向來迎神老例，不論何神為主。主神既至，旁觀之人咸須鵠

<sup>15</sup> 黃德寬，前引書，75頁。

<sup>16</sup> 黃德寬，前引書，104頁。

<sup>17</sup> 江傳德，前引書，270-5頁。

<sup>18</sup>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四年五月廿八日（1901.05.28）四版。雜事·無謂之爭。

立焉。主神云者，則如五月十三之迎神以城隍爲主也。禮至隆興至重也。是時，會有二三教徒憑欄列坐，迎神者連呼起起，教徒哂之以鼻，且大聲曰：『我素不知諸神爲何物，汝欲敬則敬之，何預及他人？』迎神者怒擲以石，教徒亦以磚瓦相加，幾乎釀成大禍，幸有曉事者出爲魯連，乃各罷手。頃已在調停之中，唯一教徒面部被傷見血，想須代爲服藥。噫吁嘻！觀乎此則知積習誠難返也。清國以跪拜之禮，至開罪於西鄰，爰有驕傲之譏。嘗靜言思之，彼西人最尚基督，初不聞拜跪如何，唯見君主時，間有跪拜者，固知虛文末節，無裨於事也。況清國維新諸子類，以孔子爲紀年，其尊崇者至矣，然第聞其欲廢拜跪之禮，不聞視舊禮有遞加也，乃區區仙道而可夜郎自大若此乎！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易曰：『君子謙卑以自牧。』神固聰明者，豈夜郎王比哉！迎神諸子，何苦擁神以自大？」

### 【解說 12】

日本佔領台灣時，教友約有三千眾。

大正三（1914）年 10 月 1 日調查當時全台教務情況如下：教友中台灣人 3452 人，日本有 65 人，外國人有 15 位，總計 3532 人；道明會中有會院長 1 人，傳教士 9 人，傳教員 31 人<sup>19</sup>。

<sup>19</sup> 在日治時代，日人傳道師每月薪津 18 日元，而華人傳道師 12 元，另外對其家屬酌給生活費。參見《臺灣省通誌》第二冊，第四章〈天主教〉，112 頁。

### 【解說 13】

一八九五日人至，前後數年不平靜，  
漢奸日奸標籤貼，教堂被劫教友散，

1895年8月30日，日軍欲進攻斗六的前夕，當地謠傳高公恆德（熙能）神父及林茂德神父或為日軍之嚮導，遂有民衆攻擊斗六教會。這段期間，斗六、沙崙仔、斗南和石龜溪等地的聖堂，都遭到破壞，雖然大多數信徒皆事先避難，但仍有幼童被殺害。當時仇教者普遍認為「日軍之攻佔台灣之舉，係天主教徒之密告通敵所致」，又當時尚未撤退留住台灣之滿清官吏，亦於各處貼出告示嚴禁民衆提供房屋，或保護教徒，並被查出不論任何人等均格殺勿論。其中以斗南最受兵災，因為附近有日本皇軍駐紮，日軍發動討伐「土匪」數次，當地臨時聖堂及神父宿舍都被燒毀<sup>20</sup>。

後來又有部分意志不堅的仇教者投靠日本，又誣陷高神父聯絡叛亂份子，想要打倒日本政府，日本乃四處搜捕高神父，有一位教友因此被枉殺，教會成為一再被迫害的對象。蓋有人想趁混亂時得到好處也。

### 【解說 14】

殖民政府鐵腕施，秩序恢復糾紛止，  
教會進入安定期，一九一三設監牧，

日本領台後，所進行的主要政策為使台灣儘快「去中國化」。由於台灣已脫離中國大陸管轄，成為日本殖民地，乃於

---

<sup>20</sup> 大國督，前引書，246頁。

大正二(1913)年7月19日台灣正式脫離廈門「代牧區」(Vicariate Apostolic)，獨立成爲「監牧區」(Prefecture)。1913年9月2日羅馬傳信部任命林茂才神父爲台灣區監牧主教(Prefectura Apostolica en Formosa)，此乃台灣正式脫離廈門代牧區的一個象徵。而被舉爲初代之教區長者，爲林茂才神父，監督全教區，歷時七年，直至1920年由原在日本四國教區傳教的楊多默(Thomas de la Hoz)接任監牧之職，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夕。

### 【解說 15】

靜修女中也成立，佈道大會開下去，

林神父接任監牧後，本著一貫的傳教熱忱，當然對於1914年道明會玫瑰省決定的推行女子教育政策，貫徹得不遺餘力。台灣天主教會的最高領通向道明會借了六萬圓，作爲建築的費用，並依1905年頒布的「私立學校規則」之規定，向總督府提出建校申請許可。爲在台灣的「日本女子及本島人女子之初等、高等普遍教育之施行，並陶冶其品行，以期養成賢妻良母之資質，並兼傳授日常生活上有用的知識技能」，是第一座兼收日本人及台灣人的私立學校。1916年11月5日，私立靜修女學校之設立，正式得到總督府的認可。1917年4月16日正式開學。

除了興學，也有傳教活動，當時的記載如下：

*The Catholic Times* 昭和三年(1928)年12月11日(第199號)載台南公教會之御大典奉祝，以台灣語進行紀念講演。

內地的各教會進行了各種慶祝御大典已有了報導，而台灣台南的公教會也進行了御大典的紀念演講會。從11月13日及

14 日的下午七點開始，在大正町二丁目之教會為會場，以台南布道會為主辦單位。

宣傳單張及節目單等，基本上是以漢字之「天主教會」及日文「Catholic」之片假名並列，二神吉德神父以日本話發表「祝禱御大典」，並附有台語翻譯，此外全部使用台語。宣傳單張上如此寫著：「請列位諸君速速光臨研究耶穌的真宗教救靈之真路」。

節目單：

一日	
開會致辭	司會者：林暉斌
天主惟一	廖昆山
耶穌親立的教	潘文卿
論算命	顏 錢
天主教與耶穌教之別	洪瑕玉

第二日	
天主十誡	潘文卿
聖教惟一	廖昆山
祝禱御大典	二神吉德
卜 卦	顏 錢
愛主愛人	洪瑕玉 等節目安排

### 【解說 16】

唱歌講道西樂奏，外人也將台語編，  
顏錢眼盲心不盲，揭穿算命的荒唐。

顏錢氏乃天生盲者，台南大灣人，在改信天主教之前是從事卜卦算命的人，改信後仍以乞討維生。然因熟知卜卦算命之技法，以親身現身說法，破除迷信之說唱宣講，使得聽眾大笑不止，頗受歡迎。洪瑛玉也就是台南教會本堂神父洪羅烈（Angel Rodrigues），在台南傳教士中最有能力的台語雄辯家，其講演有人評價為其論證最徹底。二神吉德神父乃在西班牙及美國進修後，大會召開前幾年才晉鐸，在道明會中唯一的日本會士，以日語談論天主教徒之忠君愛國行爲，由日本信友加勇田氏譯成台語。因在台灣公家機關人員都附有翻譯，我們也照樣去做。

在聽眾中，也有耶穌教的長老及信眾不少，日本人也來了一些，由於不懂台語就回家去了，只有一些聽得懂的留下來。演講開始及中間，唱了 12 聖歌。此處之漢文有如：「全能天主，常在人中」。同時也附有樂譜之印刷品在入口分發，所以未信者也能唱這些歌。在 13、14 日兩天在市中心進行各種宣傳，有數百名聽眾光臨，算是相當的盛會。14 日早上八點，有奉祝歌唱的彌撒，Angel 神父在彌撒之後講演教友對天皇陛下的義務。17 日在知事的官邸有奉祝的晚會，二神神父接受招待參加。

### 【解說 17】

發展雖慢但穩定，聖召開始出本地，  
羅厝出身涂敏正，先到台南再廈門，

台灣第一位本地神父：涂敏正神父，出生於 1906 年 8 月 30 日，於台中廳武西堡羅厝庄百五十八番地，出生後即領洗，由馬守仁（Manuel Prat）神父施洗，聖名雷蒙（Raymond）。幼年喪父，11 歲喪母。1923 年先被道明會士送往台南傳道學校讀書，



1924 年適逢原來在羅厝的老本堂神父當時擔任廈門主教的馬守仁神父來訪，因此就將他送往新成立的廈門白水營小修院修道，畢業後 1931 年又送到香港的香港仔之華南總修院唸書。1936 年 4 月 11 日晉升五品執事，12 月 19 日在廈門鼓浪嶼主教座堂，由馬守仁主教主禮，晉升天主教司鐸。

### 【解說 18】

一九三六把鐸晉，返台首祭全島慶，

涂神父 1936/12/19 日記<sup>21</sup>：

「十二月十九日又在鼓島主教堂榮登鐸品之慶。

事前承諸位修士修女並諸位親友協力籌備一切，聖堂內外裝飾一新，九時由馬公主禮祝聖，臺灣教區長並十四位中西司鐸助之，禮極隆重，經二時許即完結，後齊攝數影，並承諸位親友筵會致賀！實空前絕後未曾有的一回事呀！廿二日由廈返臺。」

典禮完成後兩天就從廈門返回台灣，真是歸心似箭。由於 1 月 1 日是涂神父的故鄉羅厝天主堂的主保瞻禮。原來在日本學習語文的本堂神父陳若瑟 (Jose Ma. Arregui) 特地趕回來，籌備這教會史上首次本籍司鐸的首祭<sup>22</sup>。1937/1/1 的日記：

「昭和十二年一月元旦，往回故鄉羅厝庄舉行首祭記念日，事前承良會長主催籌備一切，並全台十五、六位司祭及全島教友各派代表到處參加祝賀，一共約有二千餘人，歡迎人員由員林驛至羅厝，沿途的歡呼聲、音樂聲、

<sup>21</sup> 涂敏正神父日記。

<sup>22</sup> 涂敏正神父日記。

汽車數十臺，並攝一卷電影。

首祭日人山人海，各堂幾無立錫之餘地。助祭主教、白公、高公、帝、包等，下午開慶祝大會，會中全臺代表為臺灣教務起見，要求主教改革傳教方針，幾起衝突，後經余數語，即暫為和平解決，因主教意見不解之故……

總一句，這番熱鬧，實全島未曾有的一段光榮史呀！」

1937年元旦的首祭，可以說是台灣天主教會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標誌著道明會士來台傳教的具體成果，因此全島神父幾乎都參與此盛會。

#### 【解說 19】

日本軍國陷爛泥，教會神父被嫌疑，

然而，到了大正末年昭和初年，日本軍國主義漸興，在宗教思想上，出現了除了以天皇為神的神道崇拜外，其他一切神都不承認的主張。日本天主教開始受到政府的壓力，多半由外籍修會支持下，度過難關。在大正初期，日本九個教區中，東京總主教區、函館、大阪、長崎教區、京城及大邱代牧區等六區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所管理；其餘新潟監牧區為聖言會，四國及台灣監牧區為道明會所轄。當時教友有 148,523 名，其中在日本內地工作的，有外籍神父 156 名、日本籍神父 33 名、日本及外籍修士 127 名、日本及外籍修女 412 名、傳教員 490 名，其中教堂 222 所，修道院 2 所，修會管理的學校 39 所，另有許多慈善機構<sup>23</sup>。

<sup>23</sup> 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會史 2》（東京：聖母騎士社，1985），3 頁。

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在中國的關係日益緊張，軍方在日本政府的勢力愈來愈盛，外國傳教士相當多的日本天主教會也無法維持現狀，昭和二年首位日本籍主教早坂久之助擔任長崎主教，比中國六位國籍主教的任命僅晚了一年，昭和十二年東京總主教也由日本人擔任，昭和十六（1941）年5月3日日本政府更進一步為促進基督宗教日本化，正式設立了日本天主教教團，並頒布「日本天主教教團規則」，陸續以日本籍神職擔任各教區及傳教區的主教或教區長，台灣教區長也在昭和十六（1941）年3月20日由里脇淺次郎接任西班牙道明會的楊多默監牧。總之，日本的天主教會戰前已有許多國家化之措施<sup>24</sup>。

#### 【解說 20】

里脇奉命來管理，四年內外苦維持，  
臨行將職交涂鐸，台灣教會漸成型。

日本國內首先在 1939 年制定宗教團體法，控制全國宗教；1941 年更批准了「日本天主教團」，全國的教區主教皆由日本神職擔任，韓國及台灣也陸續由日本人擔任教區長。1941 年許多年輕的神職被任命為主教，里脇淺次郎就是以 37 歲的盛年，赴台接任西班牙道明會的楊多默。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對於國體的強調，對神道及神社參拜的要求提高，這對強調一神論的基督宗教有所衝突，幸好日本政府在 1939 年與教廷接觸

<sup>24</sup> 志村辰彌，《太平洋戰爭—教會秘話》（東京：中央出版社，1971）。以及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會史 4》（東京：聖母騎士社，1985），1~2 頁。

後，對神社參拜有非宗教化之解釋，才化解此緊張。不過天主教到底還是一種外來宗教，外國傳教士的存在本身，就是問題來源，這在台灣更嚴重，因為台灣天主教是以西班牙道明會士為主的傳教團隊。

隨著日本政府施行「宗教團體法」，日本原本由外國人擔任教區長的地區，都改由日本神職人員擔任。1941年3月20日，發佈由長崎出身的日本神父里脇淺次郎（1904~1996）任台灣教區長，署理監牧。里脇之所以被任命，除了時空環境外，身為日本非修會的教區神職人員，加上長崎離台灣較近，更且他在羅馬受過完整訓練，較有國際觀，且熟習教廷情況及拉丁文，當為主要因素。

在台灣不久，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里脇自己常駐高雄苓雅區的教堂，在昭和十九（1944）年12月還應徵入伍，次年戰爭結束返回高雄。昭和廿一（1946）年3月將台灣教務交由台籍神父涂敏正署理後，返回日本。4月5日里脇被遣返日本，6日即由涂敏正神父接任代理教區長。由於教區財政困難，涂神父向南京的于斌總主教求助，于斌撥款支持，可說是頗有意義的行動。戰後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很多，其中接收是一大事，幸好是涂神父為代理教區長，有中國公民的身分，許多教會財產才免於被中國國民政府接收的命運。

雖然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的傳教士，終於重新領導台灣天主教，擔任教區長，然而里脇淺次郎教區長與涂敏正代理教區長兩位神職，前後領導台灣天主教七年之久，對外面對日本軍國體制之猜疑及戰後政局之動盪，對內則有修會與教區之間的緊張，但兩位均能發揮勇氣及智慧，且任勞任怨，保護台灣天主教會的利益，不致在戰爭中，以及戰後政權轉移中，受到太

大的傷害，而且還能有所發展，其所作所爲，可以說爲台灣天主教地方教會的建立，作了開創性的起步<sup>25</sup>。

### 【解說 21】

國共內戰政府遷，全島教友一萬多，

截至 1940 年的統計，台灣監牧區共有本堂區 14 處，分堂 15 處，傳教所 22 所，教友 9,737 人<sup>26</sup>。

台灣天主教由道明會一元領導的局面<sup>27</sup>，從 1949 年起，被完全打破。外在政治局勢的變化，使得台灣天主教的發展，由外而內，都產生了巨大變化，姑且名之爲「巨變時期」。所謂的外在政治局勢變化，指的就是 1949 年之後，國民政府因在國共內戰中失敗，轉而撤退來台的情勢，當時來到台灣的大陸人民，估計超過一百萬人。除了軍隊、政府人員之外，原本在大陸各教區的衆多神父、修士，修會的傳教士和修女，也陸續遷移來到台灣。

### 【解說 22】

中共建政大陸日，教士被迫離開時，  
蜂擁而上美麗島，神父修女真不少，

---

<sup>25</sup> 古偉瀛，〈臺灣教會史上的里協淺次郎與涂敏正〉《臺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157~202 頁。

<sup>26</sup> 江傳德，前引書，310~313 頁。

<sup>27</sup> 這裏的「一元領導」，單指由男性神職人員對教區治理的「神權」：在日據時代，「聖道明傳教修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Dominic, OP）也已進入台灣，進行輔助傳教之工作。

1945 年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四年後 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中共，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戰後台灣的天主教在此政治因素影響下，大量的中國大陸天主教神職人員及修會團體遷台，讓台灣天主教發展產生了巨大變化，因而走出一條與晚清和日據時期都截然不同的路線。

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前，大陸的天主教事業在宗教人事方面，全國有 20 教省，設 20 位總主教；84 個教區，設 84 位主教；36 個監牧區，設 36 位監牧。教省中有 3 位國籍總主教，17 位外籍總主教；教區中有 28 位國籍主教，56 位外籍主教；監牧區中 36 位都是外籍監牧。司鐸總數為 5,348 位，其中國籍主教 2,348 位，外籍司鐸 3,000 位。修士共有 1304 位，其中國籍修士 728 位，外籍修士 576 位。修女共有 6,456 位，其中國籍修女 4,299 位，國籍修女 2157 位。大修院 16 座、小修院 104 座。教友人數約 400 萬人，教堂共有 2298 座<sup>28</sup>。

據估計，從 1948 年底已開始有傳教士撤離，到 1951 年初，有 3000 多位傳教士離華，留在中國的只剩下 400 至 500 名，再到 1952 年底，大部分外國傳教士都離開了中國<sup>29</sup>。直至 1965 年為止，台灣一共有 731 位神父（包含教區神父）以及 792 位修女，分佈在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蓮等七個教區工作。

---

<sup>28</sup> 毛振翔，〈七十年來的中國天主教史〉，收於氏著，《我這半生》（台北：東大，1982），246 頁。

<sup>29</sup>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國福音會出版部，1997），14~29 頁。

【解說 23】

傳教熱心人數多，福利救濟虎添翼，  
教友每年多一成，一九六八三十萬。

如此衆多的大陸修會和神職人員來到台灣，其對台灣天主教傳教工作的幫助之大，不言可喻。各個修會有自己完善的組織、豐沛的人脈、支援的財力，以及過去在大陸的老道經驗，他們將以前傳教的模式搬到台灣，在台灣形成了新的傳教方式，教會事業的蓬勃出現、大幅成長，就是最好的證明。

另一有助傳教工作的，是福利物質的發放。當時美援物質委由教會機構發放，其中有麵粉、牛油、衣物等，此舉自然吸引不少人前來教會。

而所謂的教會事業，指的也就是教會事工，王治心的研究曾將基督教的教會事工分成五大類：佈道、文字、教育、醫療和社會<sup>30</sup>。

文字事業方面，天主教發行的報紙刊物，根據教務統計，到 1965 年時，共有 14 種，天主教的出版社也在同時期出現。教育事業的部分，是這個時期大多數修會頗為致力的一環，下至幼稚園，上至大學，辦學成果斐然，也為本島人民提供了不少入學的機會。一直到 1965 年 6 月底的統計資料，天主教在台灣一共有 492 間幼稚園、6 間小學、17 間中學、5 間技術學校、1 間專科學校及 1 間大學。就讀的學生人數，幼稚園有 35,270 人、小學有 2,116 人、中學有 14,154 人、技術學校有 705 人、

---

<sup>30</sup>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8），275 頁。

語言學校有 1,286 人、專科學校有 1,500 人、大學有 1,083 人<sup>31</sup>。

醫療事業，如同教育事業，也是另一條與民衆生活息息相關、能夠直接接觸一般百姓的管道。到 1965 年 6 月底，總共台灣建立 19 間醫院及 135 間診療所。社會事業的範圍，包羅萬象，舉凡教會為社會提供服務的項目，應該都可以稱為教會的社會事工。像 1949 年來台的本篤修女會，1960 年 3 月在台北市廈門街設立的「聖本篤育嬰所」，除了收容無家可歸的孩子之外，「華修女的原則是常常收容至少一個其他育幼院不收容的殘疾幼兒」<sup>32</sup>。還有仁愛會修女於 1963 年，在台北天母創辦的「露德孤兒院」<sup>33</sup>。除了慈善性質的社會事業之外，還有類似社區服務的活動。

從各項教會事業的發展，可以清楚看出從大陸來台的修會和修女會，對於戰後台灣天主教的貢獻，他們運用己所擅長的工作方式，自行招募解決經費問題，或出版刊物，或義診醫療，或辦學興教，或社會服務，在短短不到廿年的時間裏，讓天主教的事工遍佈台灣本島甚至離島，他們為台灣天主教帶來新的傳教方式，注入新的活力，也打造出一種新的天主教形象，一種更普及民衆、更貼近生活、也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新形象。

依據台灣天主教手冊紀錄，教友最多時為 1968 年的 30 萬出頭。

---

<sup>31</sup> 這些資料均參考自 1966 年出版的《台灣天主教通訊錄》。

<sup>32</sup> 本篤會修女，《曉光前導》（台北：Ou Yü Publications，1980），57 頁。

<sup>33</sup> 江傳德，前引書，878 頁。



### 【解說 24】

此後不增人反減，教勢維持這模樣，

教友的增加到 1970 年開始停止，由於經濟發展，物質主義盛行，都市化現象，教友漸減，失聯者日多，教會發展不進反退。台灣教友 30 萬，約佔人口之 1.4%。現今傳教最大的困難，並非文化的隔閡，因為現在已是天涯若比鄰的世界村；最大的困難在於全球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人們不再對來世有所嚮往，著眼於當下生活的大小事，盡量把握機會享受世俗能提供的快樂，對於宗教的投注與關心十分少，因而失去興趣。

### 【解說 25】

時代變遷物質化，只好重質不重量，  
生活小康忘艱苦，遷居城市成失聯，

學者及教會中人觀察、歸納教友進堂人數減少的原因，見瞿海源〈臺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一文<sup>34</sup>：

「全盤社會文化變遷對傳教有四個不利因素：

1. 經濟狀況的改善及生活的穩定，可能使得一般民眾花費較多的時間與精力，去追尋或享受富裕的現實生活，在精神上也從現實生活中的娛樂及文化活動中，得到相當的滿足。再加上政治局勢方面所造成的穩定感，促成了人們對宗教需求的降低。
2. 中國文化及中國人拒斥西方宗教的持續性表現。

---

<sup>34</sup> 瞿海源，〈臺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1981），129~154 頁。

3. 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一直有很強的持續力。到目前為止，仍舊是為台灣地區大部分國民所信奉的對象。
4. 人口流動：由於工業化、都市化的進行，使不少鄉村人口移到市區；也由於農業的困境，迫使更多人離開鄉村。原本就不易發展的鄉村教區，就更因大量教友外移而難維持。移居的鄉村教友又往往不能和都市教會取得聯繫，教會人口因而流失，而教友信仰似不夠堅定。」

宋光宇〈試析四十年來臺灣宗教發展情形〉一文，則認為並非社會經濟情況改善後，人就較不需要信仰。人的宗教需求是很基本的。1970年以前，教會吸引許多人最主要的因素，是救濟品的發放，亦即人們可藉信教得到許多福利品。生活改善後，人們漸漸不再需要救濟物質，但許多人又回到民間信仰，從去教堂改到蓋土地廟<sup>35</sup>。

#### 【解說 26】

外在環境誘惑多，今日教友剩十萬？  
慈善公益不落後，教務進展卻緩步，

至於教友「剩十萬」之說，除本人主觀觀察外，天主教台灣主教團也於2006年4月2日由鄭再發領銜發表之〈教會對於「中梵建交」的立場態度及觀點〉牧函提到：「台灣地區只有30萬教友，至今也許只有26萬，但我們更清楚地捫心自問，

<sup>35</sup> 宋光宇，〈試析四十年來臺灣宗教發展情形〉《臺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台北：光啓，1987)。

到底有沒有 10 萬教友進堂？」<sup>36</sup>天主教亞洲真理電台專欄，周曉青在〈全面的人格〉(上)也提到：「根據非官方的統計，台灣真正有在履行教友義務的信徒只有 10 萬人」<sup>37</sup>。

至於台灣天主教會從事不少慈善工作，尤其是對於殘障、智障人士的安養，出錢出力，也有不少由政府委託、公辦民營的社會福利事業，因而也花費不少教會中的資源，而產生「到底社會慈善工作重要？還是福傳工作重要？」的爭議。

### 【解說 27】

回顧歷史數百年，前人開拓真辛苦，

天主教傳入台灣將近 300 年。從 1626 年由西班牙人傳入台灣後；16 年後被荷蘭人驅逐；直到 1859 年中國對外開放後，才再度由西班牙道明會從菲律賓經福建傳入台灣，至今約有 150 年。

目前整理台灣天主教史的重要研究著作，例如：方豪《臺灣早期史綱》(台北：學生書局，1994)；Pablo Fernandez 編，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啓，1991)；大國督著，《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台北：杉田書店，1941)；陳嘉陸譯，《天主教來臺傳教壹百年簡史》(高雄：天主教高雄教區，1960)；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臺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2008 年台南：

<sup>36</sup> 鄭再發總主教，〈教會對於「中梵建交」的立場態度及觀點〉《鼎》(2006 夏，第 26 卷，總 141 期)；〈中梵建交未見坦途〉，[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41\\_05.html](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41_05.html)

<sup>37</sup> 周曉青〈全面的人格〉(上)，天主教亞洲真理電台《專欄》，[http://www.tianzhu.org/tw/tz\\_special.php?sp\\_id=10&art\\_id=686&show=&page=1](http://www.tianzhu.org/tw/tz_special.php?sp_id=10&art_id=686&show=&page=1)

聞道出版社)。以上前輩學者們，已經將台灣天主教發展的經過，做了很好的整理，尤其證明了台灣天主教從 1859 年再傳入台至今，不曾間斷的歷史發展<sup>38</sup>。

### 【解說 28】

基礎奠定本已固，展望未來有何步？

中國主教團傳教委員會編印《天主教在台灣現況之研究》（台北：光啓出版社，1987）。此書實是由輔仁大學當時的社會系主任黃俊傑教授所主持的調查研究，以作為 1989 年時天主教福音傳播大會時的參考資料。它是一部相當實用的社會調查，前後花了三年的時間，發出了 6508 份問卷：第一次 2100 份問卷中，收回 47%；第二次訪問了 4432 人收回問卷 4408 份，回收率答 99.4%。全書計有 90 個表、52 張圖，書後並附有中英文問卷樣本。全書共分三篇：第一篇〈神父、修女、教友領導人對天主教會及福音傳播工作之看法〉；第二篇〈一般教友、冷淡教友、非教友對天主教會及福音傳播工作之看法〉；第三篇〈台灣社會與福音傳播〉，亦即討論整個大環境和傳教之間的關係。今將其主要的結論摘錄如下：

一、1980 年代不利的傳教因素有下列三點：

1. 整個社會過於世俗化、功利化、追求物質享受。
2. 民間信仰及傳統佛教、道教根深蒂固。
3. 新文化運動以來，教育界盛行唯物論及無神論，認為人只要憑良心做事即可，視宗教為腐朽。

---

<sup>38</sup> 最近的研究可參考：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台大出版中心，2008）。

## 二、教會本身也有下列對傳教不利的因素：

1. 教會及其領導層缺乏傳教活力，組織零散，協調不夠。
2. 教會的禮儀及道理表達得不夠簡明生動，未與中國文化結合。
3. 教會人力、財力缺乏。
4. 缺乏內修精神。
5. 神職人員老成凋零，人數不足。
6. 神父身兼數職，很少傳教。
7. 語言困難。
8. 修女雜務太多，無法專心傳教。
9. 修女未受傳教訓練，經驗不足。
10. 傳教方法呆板、傳教態度保守。
11. 大眾傳播媒體觸角不深。
12. 傳教方法過於形式化，不夠生活化。
13. 天主教在地方上地位不很高。

## 三、教友方面的問題：

1. 教友、外教人都太重物質享受，連帶影響教友信仰不夠熱忱。
2. 神父認為參與彌撒人數與十年前相比少了。
3. 教友未參與傳教工作。
4. 教友信仰根基薄弱。
5. 教友無法為基督作證。
6. 領人聽道理領洗的教友不多。
7. 教友領婚配聖事的人不多。
8. 教友對教會推行的政策，了解的程度不夠。
9. 教友們傳教態度不夠積極，經常把天主教的信仰介紹給

他人的教友並不多。

#### 四、非教友方面的問題：

1. 實際生活中，大部分的人仍舊依理性做事，無法真正體認到宗教在實際生活中所具有的力量，只當它是一種精神寄託。
2. 非教友完全沒接觸天主教會及神職人員者所佔比例大。
3. 完全沒有研究過教義者亦佔大多數。
4. 非教友錯誤了解「天主教信聖母，基督教信耶穌」。
5. 半數以上的非教友不知道什麼是「神父」或「修女」。
6. 71.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朋友中有天主教教友，這些天主教朋友只對其中 50.5%的人產生影響。

#### 五、對天主教傳教的有利因素：

1. 神父、修女形象好。
2. 教友品質提昇。
3. 現代社會中仍有 87.9%的人認為需要宗教，89.2%的人認為宗教有益。
4. 非教友多認為天主教是一做了很多慈善工作的團體。
5. 55.3%非教友希望以後多了解天主教。
6. 教友在家中學校及社會上，絕大多數無人反對其信仰。

#### 【解說 29】

如何為光又為鹽，庶幾無愧諸先賢，

吳終源神父說：「……台灣天主教會在 1950~1965 年，短短 15 年之間，教友成長了 30 倍，有人歸功於為數眾多的中外傳教士，有人認為是社會的貧困與大量的救濟物質所致。然而，

無庸置疑的是，當時的教會回應了時代的需要」<sup>39</sup>。

1965年美援停止，台灣經濟開始發展，社會快速轉型。然而，教友人數從此不再增加，但天主教在台灣地區的相關服務則有增無減，無論是教育事業或社會服務事業，皆領先所有宗教。

可惜，良好的社會形象並沒有轉變成福傳的動力，龐大的事業機構反而消耗了教會大量的人力資源，連帶福傳工作欲振乏力。……

除了我們熟悉的講道、禮儀、靈修之外，還有政府、法律、財稅、輿論、資訊、媒體等，遠超過專心獻身事主的聖職人員與修士、修女所能處理、所應熟識的範圍。除非讓學有專長、術有專精的教友參與教會的決策，帶動教會的活力，否則很難解決教會的困境。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使它再鹹呢？它再毫無用途，只好拋在外邊，任人踐踏罷了。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耀你們在天之父。」（瑪五 13~16）

「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我們要專務祈禱，並為真道服役。」（宗六 2~4）

---

<sup>39</sup> 吳終源神父，〈教會的執行力〉《見證》326期，2003/03；

<http://www.catholic.org.tw/witness/html3/03/01.html>

【解說 30】

伏求天主啓民心，早日接納主福音，  
成己愛人又敬主，心靈平安真有福！

聖史路加說：「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十一 9）；《瑪竇福音》更清楚地記著：「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七 7-8）。除了盡己之力，我們還得祈禱，祈求天主的福佑。

在這個價值觀混亂、世界動盪不安、環境品質變差、人際關係疏離、貪婪及仇恨充斥的時代，最能帶給人的幸福是心靈的平安。耶穌基督親口對我們說：「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若十四 27）。在祂離世之前給了我們最大的安慰：「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都交给了我……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 18-20）。

台灣天主教，在基督內，爲此地的民衆提供了一個信仰的選擇。